

同文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禮儀部二十八譁 忌日 禋 冒法葬誄者

譁

逮事注逮及也。謂孤幼不及議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哭以木鐸猶於路捨故而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官名同皆得改選未有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有公諱無私諱。鄭注曰避君諱也。

元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於是改會爲鄧。

以諱爲首孔融集晉有獻武之議。

曹羊祜爲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

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辭曹故荊州人爲諱改戶曹爲辭曹。

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人親之義。朝廷從之。無公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

諱

終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終

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終

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諱

終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諱

終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諱

終傳周人以諱之。

諱新禮

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

原婦諱不出門 曲禮歸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

內諱不出外 語林王藍田作曾稽主簿請諱答曰惟

考四海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君諱舉 雜記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

妻諱不舉側 雜記母之諱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爲尊者諱 雜記羊公齊仲孫叔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叔孫者子也親者諱爲季子易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者

謹以季子有曷牙不殺 何休注曰尊者諱爲閔公受賊人也親者諱爲季子易爲外之故諱也爲賢者

慶父之賢故爲諱之 謂之賢故爲諱之

凡

祭不諱 教學不諱

詩書不諱 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

有事於高祖則不諱 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凡 有事於高祖則不諱

君諱舉 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

凡 有事於高祖則不諱

原終身之喪 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時終身之憂 憶引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

季節醉酒 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醉

子龍不食 繢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

時終身之憂 憶引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

季節醉酒 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醉

子龍不食 繢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

增忌不聽樂 論錄云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杜日亡

桓元絃觴 論林云桓元不立忌日絃觴無廢日不食世說云王世將忌日送客新亭主人不知禮意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憤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齊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嫁笥墨衰 論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墨衰始煙骨

增忌不聽樂 論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黔黑衫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豈不聞禮

葬一

宗釋 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晦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戶曰捐葬下棺曰窆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轎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紩綿發也發車使行也禮記曰葬用轎四綺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轎二綺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綺無碑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綺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

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

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又曰

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又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

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

閨閻痛之甚葬於閨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棺椁金鼎玉杯銀鑄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雀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

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

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

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

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

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

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苟爲之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

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赦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日禪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朱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

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後漢書曰

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

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薦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

吏士 又東平王蒼葬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輶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疆薨帝追念疆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凡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寃然後得葬 又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椁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五

王符潛夫

論曰文帝葬于蕩磽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哲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七

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

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娶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噴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內巾潔衣榆棺雜博露車載柩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違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寢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驥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姬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驥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蘇

韶安平人也爲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卒曰吾欲改葬乃爲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王導薨詔給九旒輶輶車黃屋左轂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劖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崔鴻後燕錄曰趙秋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扶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扶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爲孫恩所殺伯父遵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宋書曰王徽終遺令薄葬不設幡旗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饉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畫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暮年中成七墓十三棺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其俗遂改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人請僧講經嘵咀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顧憲之臨終爲制教其子曰莊周澹臺達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劖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

葬物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子石以誠將來 高宗以頗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議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頤葬上游感宣官將出獵聞頤喪出愴然曰蘇頤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大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殼謠曰昭靈夫人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轎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洪水出截冢棺梓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櫬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輦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壙 襄陽者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都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于池之北近池四十步 繢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氣息與歸竟日乃蘇云父嘗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殮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殮之葬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禪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襯尸于板床上五百盞爲藏 張諛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

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諫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飭終夫保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于當世不亦宜哉。謝夷吾轉下邳預自赴死日如期果卒斂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爲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域其中開道凡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蓋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墳無不毀者其惟瓦薄棺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穿庶乎可以不辱耳。世說曰晉明帝聞郭璞爲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內當致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耳。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侶于是遂以水葬之。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培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閻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爲招魂文。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度不煩人衆。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葛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

之烈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志沒遂葬其山

葬三

金匱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月人魚骨連以金縷匣上皆鏹以蛟龍鷲

威

威之象時謂蛟龍威也天故使漦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是張朝百姓皆見之

守

劉虞殺燕犯顏諫至于九復度竟殺之後死者家人有書稱寃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日引私隱陷人之罪傳指長安當下靈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防山

礮水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于渴水之尾樂水龍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謗先君必欲一見葬臣百姓也天故使漦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是張朝百姓皆見之

私隱

陷人之罪傳指長安當下靈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玉棺

石椁上詳棺椁二下詳葬二

魚燈

龍匣上詳金匱注

樹碑

開隧周襄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果死又曰北邙青龍上孤墳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斂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爲立碑吳章葬則章葬于首

曹叡

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斂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爲立碑吳章葬則章葬于首

山南

北首西門禮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正門也

神器

五時朝服各一具衣葬給青帛緝赤耳車挽歌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

車銘

旌車爲屋而行鄭元曰輶載柩將殯之車師也又曰孔子之喪赤爲羽蓋駕馬也

車

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翼設坡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

春秋

曰舍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舍珠口寶鱗施施玉匣子死者之體如魚鱗寶注見上葬二禮夫論

埋珍寶

用之注曰舍珠口寶鱗施施玉匣子死者之體如魚鱗寶注見上葬二禮夫論

葬四

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

原即遠

弓子游曰飯于牕下祖于庭葬子所不致及病且休先令其子曰吾欲葬以反吾身必

母易吾意死則葬于本鄉也故葬事有進而無退

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送形

送形而謂葬

埋神

晉東海王越尸爲石勒所焚燒葬氏求掘還而葬也朝廷疑之索壞議以爲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

反真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學善老之術家蓄千金厚自奉養生

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七

送形

送形而謂葬

埋神

朝廷疑之索壞議以爲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

不可

從死

禮葬從死者謂葬禮父爲大士葬爲士葬而安厝以大夫祭以士

稱財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子曰敏手足形還葬而不厚厚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同六

詩六則異

卜兆

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鄭注云宅墓穴也兆塗域也葬事大故必卜之

稱靈

禮既免篋宅冢人物也相其他可葬者乃營之

藏

後漢樊重達令使與其吏人同墳而異藏成也成其葬事也

稱賜

後漢太尉楊秉賜望陵陪陵請隧晉侯與隧地也諸侯襄仲之母葬于柳曰何闔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

同六

詩六則異

道車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一乘言偏下也

稱轡

成詔水所厭死者給轡車

同六

詩六則異

方相

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葬前有方相

稱藏

謂葬後漢趙岐將卒先盡爲壽藏國季札子產晏嬰叔

同六

詩六則異

壻柳衣

又云綏衾設柳翫注綏衾尸之飾柳翫之櫛飾柳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親也

稱帷

帛君龍帷黼席大夫畫帷盡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

同六

詩六則異

衣柳

柳也士布惟布荒夫白衣也若大夫則加文章焉

稱壽

古者葬中之葬曰衣

同六

詩六則異

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

稱貶禮

禮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

同六

詩六則異

訟祔

訟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得

稱誓

周易卦傳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

同六

詩六則異

周禮周于身上周于棺也

聚沙草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稱配殤

曹操作事詳殤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同六

詩六則異

命子難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願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難見老人

稱帷

周禮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

同六

詩六則異

華妻

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之子葬而華後難繼也

稱葬子

禮葬于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虞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

同六

詩六則異

營高燥

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

稱務速朽

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遂葬河南因家焉

同六

詩六則異

以機封

李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肩假

稱原

巧則宜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平則病者平

同六

詩六則異

桓文儉

非王孫以禹葬于會稽不變徒往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

稱泗上

上其樹若偃斧

同六

詩六則異

鑄聚東

漢書臨江閔王榮之子都尉府對傳中尉到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稱社中

公冢皆在京兆長安九疑山有紀邑

同六

詩六則異

藍田

榮禁語中尉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嗣則擇里

稱城

法大行終于建武末葬于鄴西

同六

詩六則異

武庫

劉向疏云楊子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嗣則擇里

稱鄴西

趙錫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葬于鄴西

同六

詩六則異

合公主

合葬冢象廬山

稱近神人

魏略田豫戒子葬我于西門

同六

詩六則異

禮儀部

葬

稱合

合葬冢象廬山

同六

詩六則異

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仰視舉宗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離家旁感曰要輔烈士伯醫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從遠瑗

吾望其墓常思其遺風願託賢靈以禱髮盛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妻卷疾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不果用也

夾尸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疾使我二婢子

祔葬先塋白雀黃犬號祭庭塋素鵠紫芝巢植蘆蘆

請歸葬不許恵叔猶毀以為請乃許之注謂歸葬以卿禮葬魯不許也

惠叔魯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卒歸道猶毀故曰猶

有繼子死遂合葬父臨終求於式式辭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于無名之冢爲繼世也

似今社文盡後漢書董卓各以官婦人則書姓名

東鄉鄭注云夾道爲位

葬日大雪多誄太子者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大雨傳詳棺槨不合周禮方相

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祔葬畢辭賓遂修葬事

不周公蓋祔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

仲尼葬子有棺槨天下薄葬

藏于西階禮弓李武子成襄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

于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

願請命合骨晏子曰自古及今夫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不得

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

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

雙西京雜記高宗營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衛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兵

雙留我在長安王諒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殆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

數以禮改葬其處果然乃

金蠶數斗齊書始興王鎮蜀於州園地得古

佳城留篆江南野史沈彬將八十數十

數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近要離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臯

天地爲棺莊子見前

日月有期公叔文子詳謚二

不祔葬畢辭賓遂修葬事

周公蓋祔又云周公主祔與晨合葬也

門人欲厚顏淵死人欲厚

二妃未從妃未之從也注古者

先不虞祔詳先重

兆在路寢晏子春秋景公

反葬于周太公詳

漢帝令薄漢文令薄葬又先

兆在路寢成路寢之臺逢

葬于周太公詳

增玉魚一

試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未殂前嘗指家一人曰吾死可葬于是館穴其處乃古冢而觀其間嚴然復見一古壇臺上有

嚴腹得銘

漆燈一盞墳覆一鋼碑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關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惟來

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豫州刺史于江中浴船仰見巖腹中有棺臨空亡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重修我果歎曰吾浴船見此今彼責淮州固也乃收定而去

逼城

而葬晏子墓在臨淄篤客德登營丘望嬰家廟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通城而葬平仲古之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宜焉意耶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槩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

燭世而葬乎

指山爲葬孔帖李白至始祖廟謝家

塚擇地而葬乎是葬於其處乃古冢而觀其間嚴然復見一古壇臺上有

嚴腹得銘

者之志悉解不受竟以布車載棺無文采之飾
 曰不能誅忠身死軸木爲棺布
 喪蓋形勿歸家勿設祭祀令曰
 畢晉王祥爲贈陵公萬萬遣令曰
 邱土自堅勿贊石勿追墳塋耳
 曾文儀非王孫推情從
 意庶無咎客諧子從之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
 南之地諸賢人高大之家無不踐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葬
 紙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栗三千斛陪葬昭陵
 加厚且給儀仗以葬命官建冢唐劉昌衡度涇原城平涼當吐蕃却盟役將士骸骨不載昌命殯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痛惜出衣數百稱官爲葬具數以棺槨分建二冢士曰懷哀士曰懷忠
 漢水原記學士爲銘旨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服之以就園而斂
 管彥不歸葬晉王寢與管彥許爲婚彥奔父洛陽袁更嫁其女謂彥弟
 該曰賢兄并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詳悔婚
 該管彥不歸葬承祚爲治書御史母遺言葬乃違其母也
 裳車載簾笠儀禮既夕葬注云裳猶散也散車以田之車簾笠備
 小兒葬于道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
 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廢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益喪靈無處求索理
 絶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藏于窀穸無收葬之理亦宜三年
 總五服之最下者改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韓子葬者之葬也冬日
 最下之服以喪緡也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軋喪二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爲孝而禮之死陵葬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協吉苟聞不虔豈曰無違
 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
 之兆
 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協吉苟聞不虔豈曰無違
 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將偏下求備去奢大葬禮葬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協吉苟聞不虔豈曰無違
 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
 之兆

夜葬山谷揚行密卒遼令毅蕡爲衣冠及葬勿歸冢場死
 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畏之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制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取爲壘寶復我心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
 南之地諸賢人高大之家無不踐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葬
 紙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栗三千斛陪葬昭陵
 加厚且給儀仗以葬命官建冢唐劉昌衡度涇原城平涼當吐蕃却盟役將士骸骨不載昌命殯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痛惜出衣數百稱官爲葬具數以棺槨分建二冢士曰懷哀士曰懷忠
 漢水原記學士爲銘旨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服之以就園而斂
 管彥不歸葬晉王寢與管彥許爲婚彥奔父洛陽袁更嫁其女謂彥弟
 該曰賢兄并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詳悔婚
 該管彥不歸葬承祚爲治書御史母遺言葬乃違其母也
 裳車載簾笠儀禮既夕葬注云裳猶散也散車以田之車簾笠備
 小兒葬于道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
 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廢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益喪靈無處求索理
 絶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藏于窀穸無收葬之理亦宜三年
 總五服之最下者改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韓子葬者之葬也冬日
 最下之服以喪緡也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軋喪二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爲孝而禮之死陵葬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將偏下求備去奢大葬禮葬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協吉苟聞不虔豈曰無違
 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
 之兆

夜葬山谷揚行密卒遼令毅蕡爲衣冠及葬勿歸冢場死
 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畏之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制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取爲壘寶復我心
 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
 南之地諸賢人高大之家無不踐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葬
 紙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栗三千斛陪葬昭陵
 加厚且給儀仗以葬命官建冢唐劉昌衡度涇原城平涼當吐蕃却盟役將士骸骨不載昌命殯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痛惜出衣數百稱官爲葬具數以棺槨分建二冢士曰懷哀士曰懷忠
 漢水原記學士爲銘旨壽巴西安漢人坐不以母歸葬服之以就園而斂
 管彥不歸葬晉王寢與管彥許爲婚彥奔父洛陽袁更嫁其女謂彥弟
 該曰賢兄并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詳悔婚
 該管彥不歸葬承祚爲治書御史母遺言葬乃違其母也
 裳車載簾笠儀禮既夕葬注云裳猶散也散車以田之車簾笠備
 小兒葬于道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
 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廢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益喪靈無處求索理
 絶固當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藏于窀穸無收葬之理亦宜三年
 總五服之最下者改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韓子葬者之葬也冬日
 最下之服以喪緡也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軋喪二年毀
 而扶杖世主以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爲孝而禮之死陵葬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載畚锸當此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將偏下求備去奢大葬禮葬
 以禮死葬之物既備卑中禮也保墮頓反
 禮有差孝在慎終勿悔之心宜勉
 協吉苟聞不虔豈曰無違
 所宜薄以稱家安用厚而破產
 之兆

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遠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藝月暫時明周庾信送吳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瓣鋒香爐猶是柏塵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

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

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唐太宗望送魏徵葬詩曰閭闈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錢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泣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閩州啓殯歸葬東都詩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遣後見君情又送盧十四護章尚書櫬歸上都

詩曰素幘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闈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

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爲奢靡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國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廩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轎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晉賜王

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爲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勲早代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

作葬藏人功

論文漢楊王孫藏葬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廢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堯之葬也窓木爲櫬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寫終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臨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綾履三日棺二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齊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難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鉢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

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陳無已思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龍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受恩
魏志索譯死別駕王修詣太祖乞收葬受東氏
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先王掩骼埋胷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子上教弘子下
何必使雄達生肯死毅下豎枯骨于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乎

長桓典棄官
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之貞士成墳爲立祠堂

得不誅爲幸臣不敢率也荀闡乞葬
收葬其墓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胡騰葬竇武

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嘗葬行服收武孫爲己子與聘娶還本姓

曹敞葬吳章

見前伯厚葬陳蕃

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南安府城北滅之蕃故人朱伯厚

原吹簫談錄周勃送葬

反哭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老也非鄉人四十者亦從反哭遠也

晨會鄭子矯卒特葬公孫揮與

禪竈晨會焉注會葬事也

以哀送之

送葬

如墓

見前

不歌

適墓

多涕

魯襄公薨膝成公會葬墮

不散送

禮五十五者不散送注

四方來會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

送臺

文選送子

臨穴

詩臨其穴

待盈坎

禮三十

推輦歸里

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葬歸里遇司

巨

三十

千乘送

劇孟母喪送葬

不避塗潦

曲禮見葬

五侯治

治喪車三千兩人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衰經千餘

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常受業者衰經赴哭千餘人而

命駕撫

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

名士赴哭

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

巨卿可托

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范巨卿烈士可以托吾沒後但以尸埋于湘

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棺上而

巨卿可托吾沒後但以尸埋于湘

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而

巨卿可托吾沒後但以尸埋于湘